

中国现代经典美文书系

陈子善 蔡翔○主编

景银辉○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秋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空，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



秋

中国现代经典美文书系

陈子善 蔡翔○主编

景银辉○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陈子善主编;蔡翔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02-006153-2

I. 秋… II. ①陈…②蔡… III. ①散文-作品集-
中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7085 号

责任编辑:杨 渡

特约策划:罗晓荷

秦俟全

封面设计:陈 楠

版式设计:高静芳

秋

Qiu

陈子善 蔡 翔 主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5 千字 开本 850×1 168 毫米 印张 6.25 插页 3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ISBN 978-7-02-006153-2

定价 15.00 元

编辑例言

中国素来是一散文大国,古之文章,已传唱千世。而至现代,散文再度勃兴,名篇佳作,亦不胜枚举。散文一体,论者尽有不同解释,但涉及风格之丰富多样,语言之精湛凝练,名家又皆首肯之。因此,在时下“图像时代”或曰“速食文化”的阅读气氛中,重读散文经典,便又有了感觉母语魅力的意义。

本着这样的心愿,我们对中国现当代的散文名篇进行了重新的分类编选。比如,春、夏、秋、冬,比如风、花、雪、月……等等。这样的分类编选,可能会被时贤议为机械,但其好处却在于每册的内容相对集中,似乎也更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

这套丛书将分批编选出版,并冠之以不同名称。选文中一些现代作家的行文习惯和用词可能与当下的规范不一致,为尊重历史原貌,一律不予更动。考虑到丛书主要面向一般读者,选文不再注明出处。由于编选者识见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遗珠之憾也将长在。这些都只能在编选过程中逐步弥补,敬请读者诸君多多见谅。



目录

秋夜	鲁迅	1
新秋随笔	叶灵凤	3
秋夜	丽尼	5
秋潮	郭建英	7
好个秋	赵清阁	12
秋色赋	峻青	14
秋韵	宗璞	21
秋日小札	张秀亚	24
没有秋虫的地方	叶绍钧	29
栗和柿	施蛰存	31
红叶	倪貽德	35
以虫鸣秋	唐弢	37



秋

失群的红叶	柯灵	42
晚秋植物记	孙犁	44
秃的梧桐	苏雪林	48
秋天的落叶	谢冰莹	50
迟暮的花	何其芳	52
赏菊狮子林	周瘦鹃	57
香山红叶	杨朔	60
枫叶如丹	袁鹰	63
北国秋叶	薛尔康	65
香山看叶	郑云云	68
印度洋上的秋思	徐志摩	73
异国秋思	庐隐	80
故都的秋	郁达夫	84
济南的秋天	老舍	88
枫桥的梦	柯灵	91
杭江之秋	傅东华	94
碧云寺的秋色	钟敬文	100
秋外套	黎烈文	105

秋日草原	郭保林	109
秋天到纽约去看树	余方德	116
九寨的秋	陈村	121
秋天的况味	林语堂	129
秋感怀	孟超	131
秋日风景画	穆木天	134
秋	丰子恺	145
秋天	李广田	149
秋夜	关露	153
秋忆	邓云乡	159
秋天的音乐	冯骥才	163
天道立秋	张承志	168
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	172
秋风	赵丽宏	174
秋天的感觉	李国文	179
写给秋天	罗兰	183
淡紫的秋	季薇	186

秋夜

◎鲁迅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



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
眈眈；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眈眈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
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
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
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眈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
人，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
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
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
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
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
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
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
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
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
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
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
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1924年9月15日

新秋随笔

◎叶灵凤

宴罢归来，卸下外衣，不去扭开台上的电灯，我径自在窗槛上倚下。

时候并不十分的迟，但是街上静悄悄的已没有什么人迹。

当窗的一棵街树，夏来郁郁森森，长得挤满了四面窗的位置，从窗上俯身出去，伸手便可触着沁凉的树叶。风过处浑浑的抖动，月夜稀疏的掌状图案便从窗上地板上一直延到墙上，但是眼镜一除下，黑森森的满眼又都变成蠕动的怪物了。

虽是雨夜的淅滴声能使我增加不少读书的兴趣，但是想到树儿在春日是如何艰难的白手起家，如今竟这样的骄扬跋扈，我总止不住要嘲笑它未来的秋日的命运。

有一向，对面高楼顶上小窗中的法国戍兵，不时有幽怨的梵俄铃声从树梢飞下，凄颤颤的似乎在抽抒着他的乡思。这迷人的弦声近来久不听见了，这难道是薄幸儿找着了异国情怀的寄托者么？

从繁密的树叶中向街下望去，偶然驰过的摩托车尾的红灯，荧荧的似乎在向你送着无限的眷念，使你不自止的要伸身也去向它追随；我相信，灯光若能在隐约中永诱着不使我绝念，我或者不自知的翻身去作堕楼人也未可知。只是，想到车中的坐客或许是我曾经从心上推下的人儿，却便又将目光移



秋

开期望着另一个未来的灯光了。

仰首望天，星光熠熠，横亘的银河似乎是舞女卸下的一条衣带。风过处，一阵新凉，使人想起热情腾沸的夏季已经在检点着她的残妆了。繁华似梦，梦也不长，红灯下娇喘的欢乐中，谁又顾到灯残后的寥落？

不知是怎样，一年四时中我所最留恋的独是秋天；夏是伧夫，春是艳姝，冬是嫠妇，只有秋天才是一位宜浓宜淡，亦庄亦喜，不带俗气，有伟大的心情，文学的趣味，能领略你的一位少女。然而秋天也是最足动人愁思的一个；红颜薄命，这大约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最使我荒怠的是夏季，心上的灰尘与书上的灰尘几乎是同样的日渐加积，但是近日，看着森绿的树叶似乎无形中有了一层苍气，天高云薄，风吹到脸上能使人飘飘的起一点闲思，我知道一年一度的佳期不远，心上不觉又渐渐的活跃起来了。

风晴微暖的午后，骑驴在斜狭的山道上看红叶；夜寒瑟瑟，拥毡侧耳听窗外的雨声。晨窗下读书，薄暮中闲走，稿件急迫时当了西风披绒线衫在灯下走笔，种种秋日可追忆的情调，又都一一在我心上活动了。

车声不时戛然驰过，黑暗中我倚了窗槛尽是这样的追忆。

秋夜

◎ 丽尼

四个人在田间的小径上移动着，如同四条影子，各人怀抱着自己底寂寞，和世界底愁苦。

月色是迷蒙的，村庄已经遥远了。

小溪之中没有流水，田间没有庄稼。

路旁坟上的古柏，在月光之下显得更其憔悴而苍老了。

惟有秋风是在忧愁地吹。没有夜露。

没有目的的旅程，向着什么地方去的呢？世界是一个大的荒原。

只是如影子一般地沉默着啊。

低着头，看着自己底影子没在黄尘之中，想着被留在故乡的人们底命运。

往古的日子回到记忆中来，那些日子，如今是不会有的是了。

于是，脚步渐渐地移动得更为缓慢。

往日，那是什么日子？只要把种子撒在地上，就是收成。手和足还有什么用啊！

村里的人会酿酒，会织布，会笑，会唱歌。



秋

工作里面有着快乐。只要得到了五串钱,可不是就有一亩自己底土地?

青苗是可爱的;土地散发着芳香。

然而,土地却渐渐地变成荒芜,渐渐地不属于自己了。

四个人寂寞地移动着,如同四条影子。

乌云却围合了上来,罩住了整个的大地。

“就是能够下雨吧,下雨又有什么用?从枯槁的干草和别人底田禾里能够希望收成么?出去了的人就没有能够回来的;从往古直到现在,永远是这个道理。”

于是,沉默地走着了。走向着不可知的土地。

在心底,不知不觉地闯入了客死他乡的哀愁。

寻水的田蛙被饥饿的土蛇追赶着,发出了哀哀的鸣声。

秋风在田野之中作着不可以理解的咒语。

“黑暗里面还有前途么?”

于是,哀愁的心如铅一般地沉落了,给每个人加上了重负。

移动着,寂寞地,四条影子,被埋在黑暗底怀中。

一九三四年九月

秋潮

◎郭建英

我已经渴望很久了，在灰晦的粘凝中，在惨淡的死寂里，它终于来临了。

这就是京都深秋的夜风。这威势，是一种告别，是一种远逝，是一种荡涤。对于我，也是心灵的默契和启迪，焦渴期待的回答。

对于秋风体察得入微入致的，当数欧阳子的《秋声赋》了。秋风的兴之容，气之声，作家是以心去领悟，以神去契合，以思去发掘的。每读，必悚然惊悸，仿佛也拂扬着肃杀之气。

然而，欧阳子笔下的秋风，兴起于夏秋之间，沐浴于丰草佳木之绿，最初酷似淅淅沥沥的雨声，渐渐才成浩荡杀气和如兵如刑的严酷。而今夜的秋风，却似从空廓苍穹中落下，汇北方高原上的凛冽，排成方阵，来扫荡残枝败叶，排遣烟霏云霭。是的，我早就呼唤这场秋风了。

不知何故，今年北京的秋天愁惨得像铅石，像死灰。终日灰雾笼罩，太阳化为一团无光的白纸，天空变成一汪停滞的死水，混混沌沌，郁郁闷闷，全不见高爽的清，宁馨的静，令人情思悠远的悲凉。树叶虽凋残，但不陨落；虽腐败，但不透黄。无声地挂在枝头，遮一片惨白的阳光，投下模糊的影子，该消逝的偏偏死恋，该枯殒的偏偏滞留；该豪放溃退的，偏偏抽丝滴漏；



秋

该长啸大哭的，偏偏低声抽泣，这样，怎不使人郁结愁闷呢？

北京的秋原是最令人向往的季节，自立秋那日，便陡然揭去一层潮气，若留心，那墙基、床下的阴湿、霉斑都悄悄消歇、隐匿，变为一片干爽飒利。皮肤的感觉更为奇妙，只要秋风暗起，便顿时觉得脱下一件湿衣，换上一件绸衫，清凉敷之于身，快意沁之于体。而天空收敛了氤氲雾霭，立刻飞升得高远。于是，阳光格外绚丽灿烂，一片片绿叶，一朵朵红花，都像浸了牛乳，镀了一层电光。那绿，那红，都灼灼闪射着一层空落和寂寞。这时，系在杨叶上的风，哗哗不息，仿佛夏天的潮退了。尽管一切如初，但都感受到一种凌厉和惶悚。从此，那秋的味、秋の色，便一日浓似一日，空灵、饱满而悠长，让你充分领略，漱洗。虽然，北京的行人依旧熙熙攘攘，但鸽哨会隐隐萦回，灰色的鸟儿也会翩翩盘桓。这声色，姿容，会在古老的灰房子上留下一些肃穆，也会在塔楼之间留下一片空旷，而人的眸子也从鸽哨的起落，鸟翼的回旋里，平添了无端的忧愁，无名的感怀，自己的思绪也会盘绕、飞翔、一直融入青丽的天空，而后，真切地触摸着自己的存在。不久，第一片黄叶飘落了，消闲、轻盈，过滤着你的视线，许久，才带着回响坠地，那苍绿的山冈上，不知不觉就红了一枝、一树。这极有表现力的色彩，涨了秋潮，人们一批批向香山涌去，像赶会一般。每年，每年，这一叠一叠的浪头在追寻什么呢？这醇味像美酒，带着浓香，这景象一如壮烈的殉难，试想这红花一般炽烈的死，该怎样照亮活者的人生。大概半月之后，人们又丢下满山红叶，任它自行消歇，飘零。是啊，“物既老而悲伤……物过盛而当杀”，秋，当赋予岁月给它的使命。

一夜秋风，黄叶尽落，枝条横空，地上留下退潮的沙岸，天

空中悬挂着一张版画。脚踏上去,柔软、弛松,响起哗哗的潮的回声;树把空间留下,让你以思想,以感情去填满、充实。这时候,会感到和谐,幽静中洋溢着温暖和喜悦。唔,远方仿佛有一束弦,正弹着柔美的细音,而朝日的火球上,刻下了疏林的剪影。那黑色的线条,恰似深秋肃穆沉静的夜。

在北京,我已经消受了几十个秋了,韵味一个比一个悠长,意趣一个比一个深切,而且品味得愈长久,领略得愈细微,精醇。从夏天进入绿叶葱茏的繁盛期,仿佛就期待秋,至于秋后的冬呢?当然横亘着单调的灰线,支撑起白色的拱影。鸟雀飞掠,光斑明灭,啁啾清灵,而自己正燃烧着生命的希冀,沸腾着诗的激情。我在秋所安排的冬里惊悸了,苏醒了。

然而,眼前却是一个个阴沉的日子。愁惨,阴郁拂都拂不去,无奈,我只有一遍遍地听着柴诃夫斯基的《悲怆》,体味着作曲家的叹息,回忆和最后的向往。这旋律的飞翼像秋天的鸽子的盘桓消逝,带着一缕灰色的悲哀和闪烁不定的希望,以及萦绕不绝的甜蜜。不知谁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能够有悲剧的情绪,感受着各种的悲哀,他就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了。”因而,文学作品中的伤感、惆怅总是那么动人,诱人,这乃是艺术感觉极至的表现,它发掘了沉浊和昏聩,也揭示真谛和深邃。本来生活就是以痛苦和悲哀作为自己的奠基石的,当它青烟般和灰鸽一起飞掠,对于人们的感情当是一种召唤,一种抚慰,一种拨弹了。然而,这少有的秋色也过于凝重了,寂寥了,长久了,像飞不出的梦,焦躁,呼喊,挣扎,却又销蚀,磨灭,自馁,一日日损耗着感情,砥砺着力量。唔,假如,把自信也失去了呢?

终于,一场凌厉的秋风来临了。从天空,从地面立体地拉



秋

开了纵横交织的战线,进攻了。一切晦气,阴霾都将在它的凛冽清明的大气中消散,这是怎样辉煌的景观。于是,乘兴拉开窗帘,迎晦冥的夜色而兀然独立,专注睇视,潜心远听。唔,松惊骇而惶悚,杨摇撼而颤抖,那些早已干枯而不黄不落的死叶也如瀑布,萧萧飞落。决断,刚烈,从苟且的死,飞向磅礴的死。生,有一种生观,与之相伴随的也有一种死观,死总在徘徊,流连,便会造成生的沮丧,灰暗。当树叶全部谢去,剩下可数的枝条,而天空也刮清了弥弥的尘埃,露出晶莹晴晖,月像梨花柔红,星像雏菊黝青,一切都经过洗涤,经过淬锻,爽朗,洁净,仿佛飒飒流下缕缕清寒,暗暗砭人肌骨。这时,睡意扫尽,索性走到室外的凉台上,唔,月辉流溢,夜光清朦,远方的古塔若隐若现,近旁的西山似睡似醒,仿佛都在梦里,又都在沉思中。尤其那一起一伏温存而肃穆的山影,仿佛绵延的弦,震颤着,向着青霄鸣唱。

四野寂悄,粗干细枝都没有一丝摇动,暗哑了,肃静了。但那修长的枝条,在沉默里,已孕育了一粒紫红的苞子,它将在我的窗前陪伴我整整一个冬天,它圆实,饱满,仿佛明日就会绽放,但是它一味地等待,一味地汲取,没有一丝焦躁。多少年了,我们在长冬里隔窗对望,慢慢地成了故知好友,它就是来年的绿叶。

那离视线稍远的柿树,煞似烧焦了,真真的化成了炭。是啊,那灯笼一般的果实摘去了,又接来严霜染红了自己的叶子,浓雾的清晨,温蔼的晚暮,那叶子像一片炽热的花,老远就送来一树呼唤,但大风又折断了它的细枝,只剩下几根粗大的枝丫。可那柿叶还顽强地坠着一束两束,现着微红。这叶,不是死恋,不是苟且,是冬日灰幕中的火,点缀着旷远的大野。